

嶺南古寺志叢刊

光孝寺志

己卯本煥



修撰

(清)顧光

何淙

點校

仇江 曾燕聞

策劃

廣東省佛教協會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教育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嶺南古寺志叢刊

光孝寺誌

明生



修撰

(清)顧光 何淙

點校

仇江 曾燕聞

策劃

廣東省佛教協會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教育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光孝寺志 / （清）顧光，（清）何淙修撰；仇江，曾燕聞點校.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12

（嶺南古寺志叢刊）

ISBN 978-7-5548-0960-0

I. ①光… II. ①顧… ②何… ③仇… ④曾… III. ①佛教—寺廟—史料—廣州市 IV. ①B947.265.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309886號

責任編輯：唐妮妮

責任技編：姚健燕

裝幀設計：黎國泰

GUANGXIAOSI ZHI

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州市環市東路472號12-15樓）

郵政編碼：510075

網址：<http://www.gjs.cn>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經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科技工業園A區）

889毫米×1194毫米 16開本 14.25印張 357 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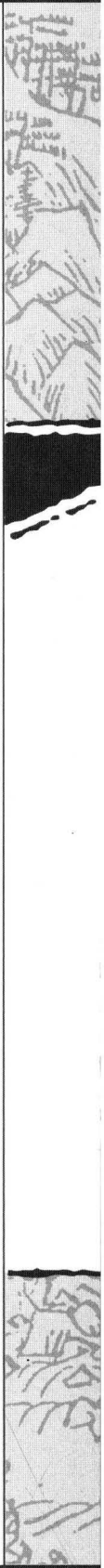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960-0

定價：39.00圓

質量監督電話：020-87613102 郵箱：gjs-quality@gdpg.com.cn

購書諮詢電話：020-87615809



編 委 會

顧 問 黃國聲 陳永正

名譽主編 釋明生

主 編 仇 江

編 委 李福標 鍾 東 楊 權

前言

廣州光孝寺是嶺南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廣的廟宇。據寺志記載，寺址本是西漢時末代南越王趙敬德之宅第。三國時東吳虞翻居此講學，“多植蘋婆、苧子，時人稱為虞苑，又曰苧林。翻卒，後人施其宅為寺，扁曰‘制止’。”自彼時到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其間寺名屢易，由“制止”而“王苑朝廷”，而“乾明法性”，而“西雲道宮”，而“崇寧萬壽”，而“天寧萬壽”，而“報恩廣孝”，至南宋紹興七年（一一三七）改為“報恩廣孝”，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又易“廣”為“光”，“光孝”之名遂一直沿用至今。漫長歲月，寺廟曾經限佛、滅佛之難，屢遭火災、戰亂之劫，數歷興衰而始終剝竿不倒，於今并能發揚光大，實屬難得。

清乾隆間刊印的《光孝寺志》，分法界、建置、法寶、法系、名釋、語錄、古跡、淨業、檀越、藝文、題詠等十二章，共十數萬言。《光孝寺志》記述周詳，舉凡一般廟宇有關諸方面無不細列，據此可了解千年光孝古往今來的盛衰演化：從西來的古僧曇摩耶舍、求那跋陀羅到禪宗的初祖達摩、到六祖慧能，再到明清時振興禪宗的憨山大師、天然和尚；一系列大師名釋的活動，顯示了佛教特別是禪宗在中華大地萌芽發展興盛的軌跡；從最古的戒壇、大殿，到風旛堂、筆授軒、譯經臺、祖堂、伽藍殿、睡佛閣、方丈，從菩提樹、達摩井、洗鉢泉到瘞髮塔、大悲幢、蓮池、鐵塔，不論今物古跡，或存或滅，無不折射出歷史的幽光；從皇帝的敕令到官府的劄文，從歷代檀越的捐捨，到寺產田畝房舍的變遷，從琳琅滿目的碑記、銘序、語錄，到千百年來無數墨客騷人的詩賦題詠，從各方面真切地表現了中土朝野上下特別是嶺南士衆對佛教的態度。

凡此種種，對研究嶺南的宗教尤其是禪宗的歷史，提供了可貴的資料。此外，《光孝寺志》記敘平實，較少一般山志、寺志常有的大量的菩薩聖跡、感應靈異等虛幻的內容。這也是它的一個優點。

經歷一千七百餘年至今法輪常轉的古剎，又配有較為完備的寺志，這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是少有的。光孝寺及其志書都是嶺南歷史上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

乾隆《光孝寺志》印本早已失傳；民初曾據抄本重刊，也在六十多年前，如今不但傳本稀少，而且頗多錯漏之處，應予補正。

近十餘年，隨著改革開放，有關政策落實，光孝寺發展改觀，影響逐步擴大，對外交流日益頻繁。為使世人對光孝寺有較明晰、詳盡的了解，為保存嶺南的宗教文化史料，我們對寺志進行整理，希望出版一套較為完善的《光孝寺志》。

由於本志及編撰者的序言對光孝寺的歷史及影響已有充分的記述，這裏不再贅言，以下主要談談《光孝寺志》的版本源流及演變過程。

明崇禎間，光孝建寺已逾千年，以求那跋陀羅、達摩、惠能諸聖事跡影響甚大，而“考以志乘，寥寥無聞。詎非千余年之曠典待人而與乎？”（明·葉廷祚《光孝寺志·原序二》）有見及此，時在寺內參與結社唱和之張惇發願為寺修志。張惇，字穉攄，廣州府人，曾任官學之教職。他“與二三同社銳然創始，搜遺編、咨近事，葺以成書”。（同上）所成《光孝寺志》二卷，分殿宇、建置、法寶、聖錫、人物、檀越、藝文七章，共約數千言。

張惇編撰寺志，受到宰官南海縣令朱光熙的支持，朱在《光孝寺志·原序一》中贊許說：“善知識穉攄張子簡尋遺跡，綜核詳明，洵屬不朽編纂。”當時的嶺南名士、由進士而官至太常寺卿的葉廷祚欣然為《光孝寺志》寫序，稱此書“博而不失之濫，詳而不失之瑣，典而有體，信而可傳”。

明版《光孝寺志》於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刻印出書，印數不詳。年久失傳，全書面貌不得而知。但讀清乾隆版《光孝寺志》

中保留之張惇為各章所撰序言，則可知他在文學、史學、佛學諸方面皆頗有根基。初版寺志出書未足十年，明朝覆亡，清軍炮轟廣州殃及光孝，廟宇傾毀，寺藏《光孝寺志》刻版毀於兵火。

明《光孝寺志》雖不免簡略，但它是千年光孝第一部寺志，保留了清代之前的許多有關史料，成為清乾隆版新志的基礎，開創之功，殆不可沒。

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時任廣州知府顧光，字實甫，號涑園，浙江仁和人。他與光孝寺住持僧圓德多有往來，“玄言妙諦，往返扣擊，針芥相投”，得觀張惇所著寺志，“惜其簡略，發願重修。會連平何君厚宣適來羊城，何君博聞強識，雅善著述，於是相與商榷考證，芟其繁蕪，補其闕誤，為目十二”。（顧光《光孝寺志·序》）住持圓德參與寺志的校讎及刊印，自道“節口縮腹，竭蹶以從”。（圓德《光孝寺志·序》）初稿完成，顧光又命門生溫聞源校讎全稿。溫聞源，字華石，順德縣人。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鄉試中式。在此之前順德文試中考取頭名，因得為顧光門生。由於多人參與，故乾隆版《光孝寺志》的編纂者列名依次為：

朝議大夫知廣州府事仁和顧光實甫綜修

連平何淙厚宣纂輯

順德溫聞源華石參訂

訶林釋成鑒圓德校修

清光孝志於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成書，時距明志出版已一三〇年。清志以明志為基礎，由二卷增至十二卷，篇幅擴充至十餘萬字。從法界、建置、古跡、法寶、法系、名釋、語錄、檀越、藝文、題詠等多方面記述光孝一千多年的歷史發展，內容豐富，頗稱完備。

明清兩代兩次刻印《光孝寺志》，可惜都沒能流傳後世。

此後一百多年，《光孝寺志》都沒有重印，估計在嘉慶後，都祇以抄本傳世。廣東近代著名藏書家徐紹榮（信符）在《重刊光孝寺志序》中說：“《光孝寺志》為乾隆時顧光修，版毀已久，僅有

抄本。”“書者輾轉傳抄，斯志賴以不減。”既是輾轉傳抄，自然錯漏不免。從現存的資料推斷，《光孝寺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期間缺失了其中的卷四至卷八，甚至連寺藏本也不例外。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光孝呈心堂《光孝全志》抄藏本，一套六冊，其中第三冊（包括卷四至卷八）用紙不同，筆跡不同，明顯是另抄補入，而且在第三冊卷首原編纂者列名後增加了“花翎同知銜四川補用知縣北京通州周恒益旭初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蕤賓月重錄”共三十四字，可見此寺藏本也是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纔補足的。同時光孝呈心堂抄本卷首有中大教授容肇祖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的按語，記述收購此書的經過，其中云：“前數年，有持梁氏鼎芬舊抄本索價百金，未購。梁氏抄本缺卷四至卷七。”梁鼎芬（一八五九—一九一九），清代遺老、詩人、藏書家，所藏的《光孝寺志》抄本，亦缺中間數卷，可見當時寺志普遍是不完整的。因此，找到缺失部分而令《光孝寺志》得以補全的周恒益的確是做了一件好事。不過後來的抄、印者多把他的姓名刪去。

現存《光孝寺志》的鈔（印）本，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以光孝呈心堂抄藏本為代表的較齊全的本子；另一類則錯漏頗多而流傳較廣，可以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廣東法官學校監學雲逢銓所藏《光孝寺志》抄本（簡稱雲氏藏本）為代表。

光孝呈心堂抄藏《光孝寺志》稿本，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中大教授容肇祖經手購入，他在書首按語中記道：“此卷得之光孝寺老衲。”“售書之老衲未一月即病卒。山門典故，鄉邦文獻，賴此書之流出而反保存，余於此書不能不深加愛護也。”

此稿本共六冊，除另補的第三冊外，皆用光孝呈心堂之稿紙，抄寫極為認真，字體端莊，整齊清潔。書末《題詠志下》并附張維屏、黃培芳諸人詩作。張、黃等皆生於乾隆《光孝寺志》出版之後，可見寺僧一直不斷收集資料，抄錄當時名人詩文以補充寺志。此稿本卷帙完整，順序妥當，脫漏甚少，可稱善本。

現存《光孝寺志》鈔本，多非善本，就我所見，祇有中山圖書

館善本室所藏媚秋堂抄本接近呈心堂鈔本。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光孝寺志》排印出版，始末如下：民國八年，順德人溫珏養疴羊城，“與（光孝）寺方丈僧時相過從，獲睹斯志。據云此志為本寺唯一記載，故歷久度藏，不輕示人。”溫珏“發願力任重刊，以廣流傳。僧亦慨然許諾”。（溫珏《重刊粵東光孝寺志序》）十四年後，溫珏出資，由順德大良昌興行排印出版了《光孝寺志》。他在序言中說：“惟原本字多舛錯，而法典淵懿，校勘頗難。”“姑就曩聞，雇匠傳抄，付之剞劂。”大良版的寺志印制一般，錯謬頗多，全書超過一百之數。幸而所據為善本，尚未有重大疵漏。溫珏在校讎補訂方面用功不足，不過還有自知之明，希望“後之閱者，倘亦諒其抱殘守缺之苦衷，而恕其因訛承謬之譴陋也乎”。（同上）本版寺志印數不詳，由於地域及質量的限制，看來流傳不廣。目前所見，祇有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所藏的一套。

再談以雲氏藏本為代表的另一類抄本。

雲氏藏本出自光寺庫房。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廣州惠福東路景雲樓據雲氏藏本抄錄《光孝寺志》，卷首有廣東法官學校校長粟庵（姚禮修，字粟若）的按語：“民國十三年，收（光孝）寺為法官學校。監學雲唯心逢銓在寺庫搜得抄本，今藏雲處，是為孤本。此余長校時復抄者。”除景雲樓這種抄本外，還有無名氏《寫本光孝寺志》與雲氏藏本也十分相近。

雲氏藏本雖與呈心堂抄本同出光孝寺，但兩者出入頗多。由於粟庵等人認為雲氏藏本“是為孤本”。除復抄之外，還“細心補訂付梓，俾廣流傳”。（景雲樓抄本《光孝寺志》按語）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得廣東省教育廳支持，廣東編印局委托法官學校教員廖景曾校讎《光孝寺志》并交付中華書局排印出版。所用底本，極有可能就是經粟庵補訂的雲氏藏本。但也不能排除是徐紹榮在《重刊光孝寺志序》中提到的“番禺盛季瑩濠堂”藏本。不過即使采用番禺本，它與雲氏藏本也是一類，并非善本。

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黃麟書為新版《光孝寺志》寫了序。徐紹榮也為文介紹寺志的歷史及本版出書緣起。廖景曾曾作校讎補訂，并考證出志中兩個空缺的人物姓名。

中華書局版《光孝寺志》印刷裝釘相當精美，并采用先進技術，刊載多幀實景照片，讓讀者更真切地領略光孝古寺的風貌。此版寺志影響甚大，直至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的《光孝寺志》，數量最多的還是中華書局版的印本。據《中國佛寺志叢刊》（臺灣丹青明文版）及廣陵古籍出版社刊印之《光孝寺志》俱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版，即中華書局版。可見此版流傳較廣，影響頗遠。

當年由於認定雲氏藏本是孤本，“無他本可校”（粟庵《景雲樓抄本光孝寺志》按語），故新版寺志中許多舊志的脫漏錯謬之處得不到改正。舉其著者如：卷九“語錄志”脫語錄一則共五十四字；卷十“藝文志”《光孝寺重修山門碑記》一文脫三句共十八字；卷十一“題詠志”（上）《菩提紗歌》脫三句共二十一字。另有脫漏短句及詩文作者姓名籍貫等十餘處。文中錯別字頗多，如將明末嶺南名士梁朝鍾誤為梁朝宗，住持僧圓洸誤為圓洗，等等。全書十二卷，祇卷十“藝文志”一卷，錯漏便達一百多處。

由於當年提供不善底本，致令中華書局先進的出版技術反使謬誤廣泛流傳，實在可惜。本來在一九三五年，要找《光孝寺志》的善本并非難事。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山大學已經購藏光孝呈心堂抄藏《光孝全志》稿本。當年年底，順德大良亦以善本為底本排印出書。如果當時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編印局、法官學校諸位先生能廣泛了解一下該書版本情況，當不致造成這種遺憾。

這次點校，以光孝呈心堂抄藏之《光孝全志》稿本為底本，以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順德大良重刊本（簡稱大良本）、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中華書局排印本（簡稱中華本）及無名氏《寫本光孝寺志》參校。

於底本有改動者，概出校記。全部校記附於正文之後。又校點

者希望通過本書的實踐，為古籍整理提供一種新範式。因此在整理原書的過程中，對刻本中的古體字、通假字、俗體字、異體字按略依原本、不求統一的原則處理，可讀通者，不一定都改為標準字，俾存原著面目。對刻本中的錯別字、避諱字則徑改或直接恢復原貌，不出校記。特予說明。

整理出版《光孝寺志》的心願，早已有之，因經費短絀，延擱多年。去冬，潘郁文（躍雄）先生聞之，慨然允諾贊助此舉，至今《光孝寺志》因得以出版，潘先生為保存嶺南宗教文化史料盡了一分力，於人於己都做了一件善事，可敬可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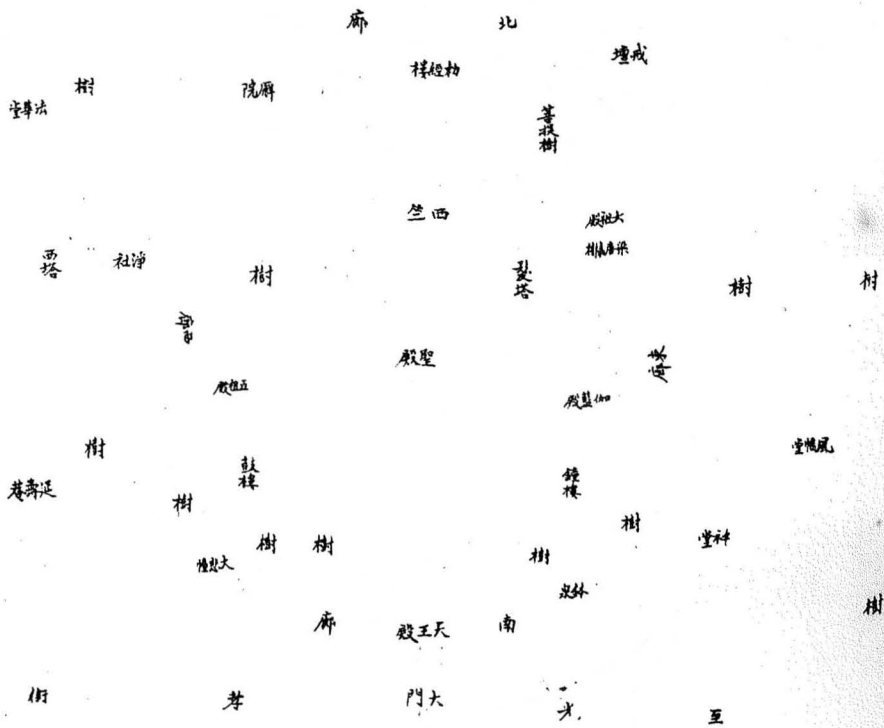
曾燕聞老師參加了本書版本的查找、校對工作，並標點了部份章節。

本書點校，承蒙本校中國古文獻研究所黃國聲先生、宗教研究所馮煥珍老師分別審閱全稿，多有教益；並蒙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方廣瑀先生指引疑難，又得本煥老和尚及光孝寺明生和尚指點，並為題寫書名。在此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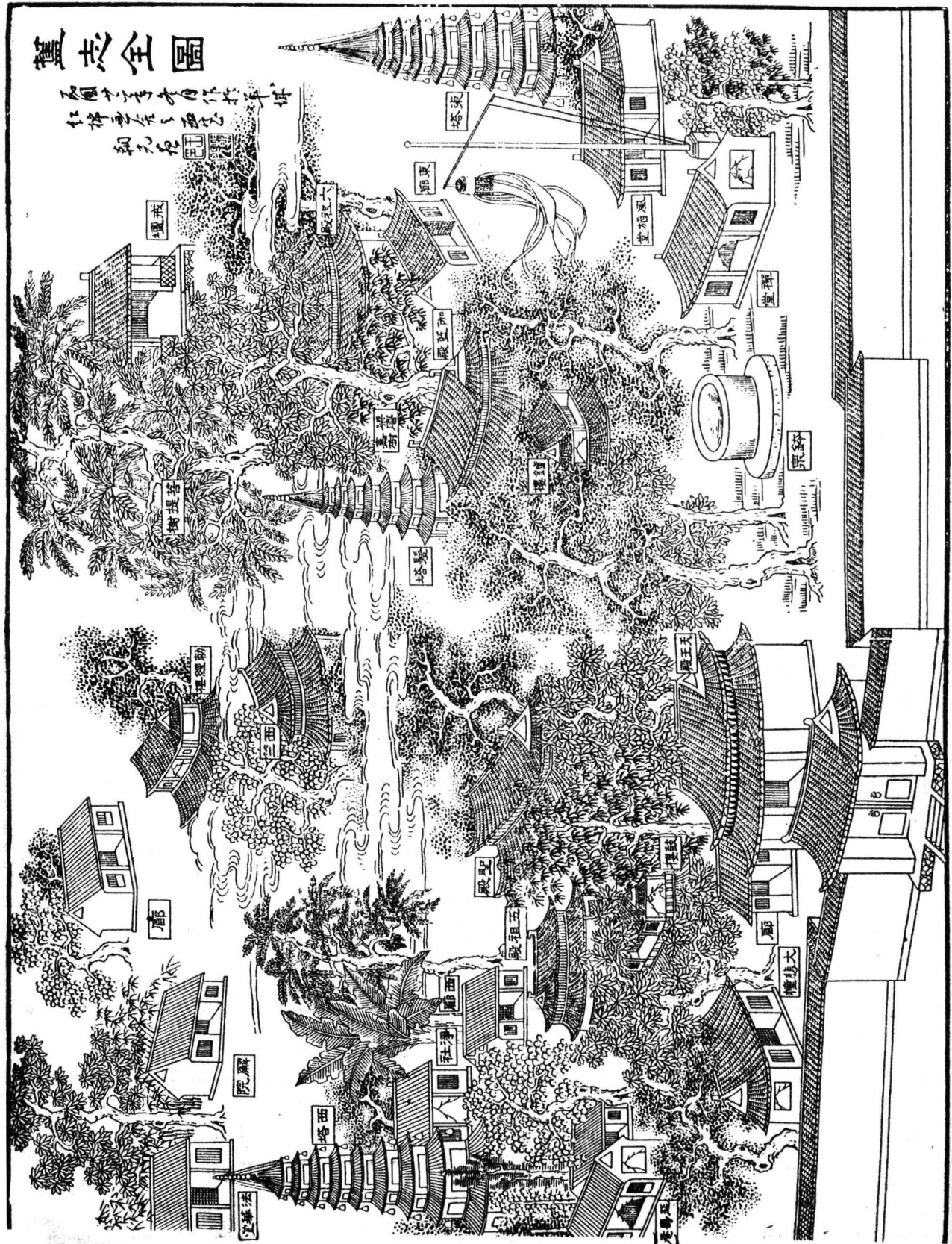
仇 江

庚辰季夏於中山大學古文獻所

注：本書插圖除注明外，俱引自光孝呈心堂抄藏《光孝全志》



圖全志

[illegible]

今志全圖

